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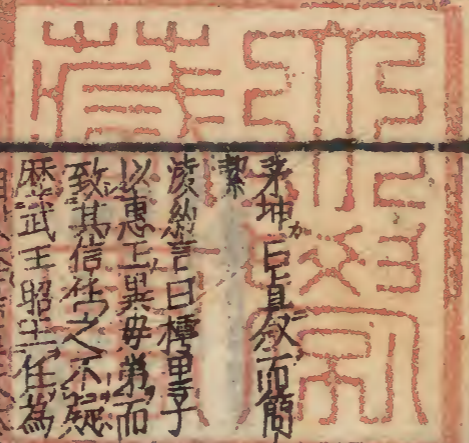


東京圖書公司
漢書門
正史類

漢書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4
冊數	25 (17)
函號	279 27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慮高誘曰其里

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

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音骨非謂能亂同異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

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泥水流自如滑稽之

也言其智計宜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

稱也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使將

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盡出其人索隱曰

十一年拔魏曲沃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

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

索隱曰樗里子

以惠王異母弟而

致其信之不一

歷武王昭王任為

相又益尊重夫秦

素信而殘忍之

國也非有義何以

周旋其間而結數

王之心耶此太史

公意也

余有王曰按母韓

女為後世傳挾

韓而讓張平

拔滑稽多智是

其代申沃伐趙

伐楚釋蒲以至

于知百歲後事

結之正與前秦人... 相應... 光緒曰戰國策... 孫行故勞張儀... 李離謂行曰不... 如召甘茂於魏... 召公孫頭於韓... 起樗里子於國... 三人者皆張子... 之體也公用之... 則諸侯必見張... 子之無秦矣此... 云遂張儀而以... 樗里子甘茂為... 左右丞相從李... 離之言也... 王蓋曰先下意其... 故三子而後云以... 其重囊自有節奏

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 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問王劭按本紀年... 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取其城地入秦... 又與紀年不合今始不可參考也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 莊豹拔蘭正義曰蒲縣在石川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 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魯邑之
號當是封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也
仇猶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西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

按名曰衛疾... 句與魏曰誅楚... 句自相對應... 陳懿典曰韓子... 云樗里疾秦之將... 也恐犀首之代... 於於王之所常... 隱語者俄而王果... 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秦如犀首曰... 秋可矣王曰吾欲... 以國累子必勿... 泄犀首先知樗里... 之反間也却走再... 拜曰愛命按是樗... 里已道矣所之矣

除道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天而... 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 轂而馳至上九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
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
周禮曰廣車之萃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 鄭玄曰橫陳之車
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 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祭觀... 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
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凶... 國以憂大主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 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
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蒲... 城在滑州巨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
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 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

里已道矣所之矣

即中皆曰兵秋起
衣籍犀首為將於
是且也境內為知
之王召樗里疾曰
是何也也何道
出樗里疾曰似犀
首也王曰吾無與
犀首言也樗里疾
曰犀首也犀首新
自豫其心欲是言
使人召犀首曰然
入諸侯矣然則史
近所謂滑稽多智
者謂焉耳非正也
王維楨曰樗里子
聰明行而釋蒲勿
致行以德爾受金
而貴傳稱滑稽多
智行又其尤哉
王韋曰樗里子之
占墓智見百威後
不虞胡衍須更見
唐庚曰按古稱澤
道至人能知城邑

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
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
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正義曰謂而
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
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
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
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
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
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
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
南向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養於衛於是遂解蒲
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皮氏未降

官數後何福業生
此非虛語也凡物
成於非非下生之
所能為至其亦滅
亦非一中之所能
廢就成而成既洋
而毀其所以由來
與世尤至人故其
子者其及也者
道哉彼不以此救
知之道蓋萬物本
于道故道能知之
不外乎救故救亦
能知之戰國之士
大抵皆深於救故
知來事如此至詩
其所從來彼亦不
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
計然難解

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
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
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
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秦人諺曰力則任
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
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汝
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王學百
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
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及索隱曰輝音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及索隱曰輝音

光緒曰持款取之而不正言故曰窺窺小規也

田汝成曰頭至勿我者非真勿伐款與是笑也

樂約言曰此下作二段者先引曾參事而以今臣之夷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

甘茂為左丞相以樺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

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

行正義曰餉受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

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

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故楚

地水或是以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

北三郡積所在河南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嶺五昔曾

參之處費音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

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

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

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

西奔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

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不之謫書一

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王君之力也

今臣竊旅之臣也樺里子公孫頭一人者索隱曰

作公孫衍音挾鞬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

正義曰音釋

殺句結之飽引張

伐樂羊事而以今

臣竊旅之臣數句

結之及誤錯綜自

命短度

是古人文集一大

如若始於元后朕

朕之欺蓋于舟楫

梅之命波瀾于

詩之比佳下至孟

荀莊列文重奇持

如亦多是譬喻而

狀自此兼七其善

用者也

戰國策云甘茂

攻宜陽三載之而

卒不士秦尉曰公

不論其必大困耳

我曰我露旅而得

相秦者秋以宜陽

領王今攻宜陽而

不拔公孫衍樺里

疾挫我於內公仲

以諫勞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故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基於是出金以益公賞明日故之而宜陽拔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則魏周室死不恨之請

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果爭之武王曰甘茂欲罷兵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各穆系本云名側王毋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也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

按此段與前向壽傳里于公仲蘇代諸人專見甘茂所以以秦秦齊之故

公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今公與楚解口地

按此等私徒聞於秦正前會因成于吳而謂以五千擊之十萬黨萬久疲之參意亦類此

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曰猶謂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凶韓凶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闕烏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願也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謂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思公蘇代謂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謂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人曰賢其所以賢者賢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與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王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與及甘茂也茂也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與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

王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也公孫與黨於韓而甘茂黨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與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甘茂昔有言無異也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又一云改其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凶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公不知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今秦之變改則向如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壽無患矣孫與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故韓為向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辭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今欲還韓令其民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得反歸罪之

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

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說向壽此韓

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

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秦也

解音己賈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定向秦也

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

之過失以收韓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

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

欲以秦拔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

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

按楚潁川則楚韓諸故曰安

按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劉知幾曰此世戰國之時游論之士與言說理以相比

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德定其

邦國如其姓氏以彼為有特為指實

何則哉哉王維楨曰甘茂人

秦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德定其邦國如其姓氏以彼為有特為指實何則哉哉王維楨曰甘茂人

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

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譏甘

茂茂懼魏伐魏蒲阪凶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樗里

子與魏講罷兵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凶秦奔

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

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

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

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

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散塞及至鬼谷徐廣

陽城正義曰二轂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

按代知茂必通
齊故言此耳不
為茂所說也

按秦因復甘茂
之家自是前餘
光振之意

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余
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
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
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魏秦不
得言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滑王曰夫甘茂賢人
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
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
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
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
而於齊正義曰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復音福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十
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
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徐廣曰
范蠡一作范寡人欲置相

按不兼戰國策
作奇廉

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
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夫不
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
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
於越徐廣曰滑
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
章義之難
索隱曰召滑內心徒詐外則作章恩義而卒包
藏禍心搆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可章味之難也越
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
劉伯莊云厲門在
南之要
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
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
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

按可守在前孰可守

司馬光曰甘羅以維子名顯于世非有他事正以勢為恐張惠子雖云然然君子冷世無所取焉
先帝曰按顯項十歲而為少吳相帝齊十五而為顯項相有先十五而為帝舉相甘羅十二而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為趙相帝康成十五而為郡主漢司馬元頭高澄俱十八明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為符秦謀議大夫

子奇十八而為齊東阿守張綱十八為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為博上終軍二十為講者俱有奇故因甘羅事附記之
按甘羅子逸云蕭衣八歲而堯師以此言項囊七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經傳間多矣蒲衣項囊誠何如人列女傳淳子生五歲而善言幼悟者其最乎按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即項囊耶
若瑤曰切中事情

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宰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秦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歿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二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冷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

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甘羅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囊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囊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囊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遠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雅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平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夾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今裴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
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
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遷之
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
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
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
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
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與反一音請
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及獲得利者信使秦其燕之親而及與趙合以致危于天下是以愈命秦先禮不信視趙谷關者鬼豹之奢羅之徒矣使然也

趙恒曰三八年皆以智統一則以骨肉重則起下蔡間閭顯名諸侯重疆齊耳可見左秦之強而天下之尤趙詐也

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今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

太史公曰樽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米焉甘茂起下蔡間閭顯名諸侯重疆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疆齊誤脫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趙謀詐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擢在外援甘茂並稱孤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尤可謂也如樽里疾公孫奭黨於燕

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疆以推勤諸侯而成其私氏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令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欲得其情其罪可誅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也姓魏各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其先

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羊氏曰千八子也以下繁本此有發明楚人姓羊氏正義曰羊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

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羊八子及昭王即位羊八子

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

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

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宣太后二弟其

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

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羊戎後又號新

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太后攝政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平康自漢唐以來女主臨朝專制自漢太后始也王維稭曰叙同異父母文新茅坤曰叙華陽君三人者皆篇末危難說昭王事

按大史公首賢

按前此言魏冉
秦自起攻韓魏
取楚之宛葉矣
此言再使白
起接楚之郢而
結之曰白起者
穰侯之所任在
也總見得白起
之功皆本于穰
侯耳

董份曰此亦可明
不食割地之效而
六國皆坐此因能
秦矣

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
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
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在舉也相善於是穰侯
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
攻魏走芒卯下陌飽反入北宅年徐廣曰魏惠主五
宅陽故城在鄭州東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
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
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元世家云
南梁也索隱曰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
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
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
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拜於諸侯者以其能

董份曰自巨開至
不然必見欺皆須
賈遂衛人之言故
結之曰此臣之所
聞于魏之言其理
也詞意極明索隱

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凶
臣以為循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
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
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又盡晉國
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割入
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狀之有哉今又走
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楚趙怒
而夫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
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
王若欲講少割而有實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
地而求秦實子恐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
不然而必被秦欺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

按連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何能何謂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侯攻梁，兵疲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定陶必為魏代。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披須實則折利，善如精諸客，筆為梁作說客，突為秦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願君速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也。而君後擇焉，且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陶，其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之北道。幾盡故宋，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

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
 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被芒卯於華陽下斬首
 十萬取魏之卷立權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
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
 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
 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

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大齊能國也以天下攻齊如
 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
 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
 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
 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
 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
 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
 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
 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
 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按前蓋封陶
矣此後蓋欲廣
其陶是見范睢
而兼聞而說也
故太史公特王
於是字又下以
此時好說秦者
則後使與知
幾之士

陳仁子曰君為人
所聞而欲奪其位
則威爵一也何
必范睢之子魏冉
趙恒曰此以貴
極富益為成也言

親而有功且不免
於諛况羈旅之臣
乎子又曰人主之
子也猶不能無
功之尊無勞之者
以守金玉之重也
而况於乎文字
一唱三嘆地相類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穰
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好說秦昭
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
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
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
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
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
功也及其貴極富益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歎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尚太后外
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燒楚破魏圍

梁一夫開說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
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
免其身蓋無度言者而意王以怨誅執至誣以
畔逆昭王以偏遷舟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
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守處方欲報怨固不暇為
國慮矣而范睢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
哉也

天明... 卷之七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核
溫陵李光緒增補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案

日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

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

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

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涉河取韓安邑以東

到乾河。徐廣曰音干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白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後五年白起攻

東垣縣

唐順之曰東書卷
韓公楊其奇確證
如此
茅坤曰太史公以
白起戰功始末如
掌然讀及半而知
起無效所矣何必
杜撰哉

趙拔光復城

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復城蓋在澤州高平

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郢五城徐廣曰

十八年正義曰

其明年攻楚拔鄢郢夷陵正義曰夷陵在襄州

郭下縣

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

地也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

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交芒卯而虜三晉將斬

首十二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正義曰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

十里在絳州東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

攻南陽太行道絕之也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

攻之則韓太行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

陳認典曰讀史

孟通亭以上當歸趙卒以社趙曰

非焉亭之罪平原君之罪夫猛虎復

推東方在齒牙一

言才操刀而奪之

必無幸去國身主而

金而將取其室

中必有平原君何

他味是乎

按太史公於平

原君傳論其利

合智賢者以此

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

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

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

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

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

誰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

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四十六年秦攻韓緹氏

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列有

志云洛州嵩縣本緹之綸國也在緹氏東南六十

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說按既攻緹氏蘭一邑

合相近恐輪蘭聲相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

似字隨晉而轉作蘭

茅坤曰王說以下
非自起本傳而附
載本末者以秦隄
使白起燒兵遂有
長平之勝故也
○王世貞曰余嘗
以史事通晉討襄
平驛則秦曰起先
補卒四十五萬人
問者人不能持其
所帶云傍村人鋤
地尚得銅鐵如綠
玉按自此而北為
長子以至晉陽皆
趙地趙既築甬道
秦何以得絕之趙
卒四十萬人為二
萬五千騎中斷不
能非力合而為一
又不能選五萬精
卒擊秦絕甬之軍
即糧盡絕甬以死
又士心以開道可
庶幾萬一因循至
於此相食十之五
不能軍而始出

罪身博飲不亦
晚乎且秦王尚自
至河內發男子十
五以上絕甬而趙
王不能發晉陽耶
即秦德者與之角
何秦之巧而趙之
拙也前後四一五
萬人命孫亭始之
而攻之者平原君
馬服君子耳
按韓信破成安
君安法大畧相
同

王齕攻韓紀音取上黨上黨民悉趙趙軍長平徐廣曰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
○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
以按據上黨民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
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化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
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七月趙軍築壘壁而
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奪西壘
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
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
為反間曰正義曰間紀見反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

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
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
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
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
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
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
追造秦壁正義曰今古名秦壁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
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
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
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
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

黃震曰按白起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比百萬不以數載者不獨為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詣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於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獨為秦用而賜之故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下人何以責其非哉

五以上悉詣長平秦隱曰時已屬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屬秦分軍為一王齮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一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

雖思自起之心不能不起矣

徐中行曰燕代揣知秦侯是个忌刻人故先言武安之貴以動其忌心然後言民不樂為秦以動其卑心如破竹矣邯鄲之圍矣得不解

王蒙言武安君考應侯有隙如國

日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東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聽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日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以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上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救言善為戰者知彼知己自勝勝敵而敵未可勝不戰也趙創於長平之禍根而自究正侯道不知其未可勝或而強使白起者修和也起長平於敵而不長於杜王急於得地而難改於救起當時伐趙起亦死不我趙起亦死也雖於守死耳遠命其庸愈平應謂自抽杜制之劍避矣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入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

鮑彪曰起之策秦使三音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侯駕而行長平之敗應其起之知也知已知彼而後行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獨國無事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制之劍也

按太史公述武安君言以結武安君言善為戰者知彼知己自勝勝敵而敵未可勝不戰也趙創於長平之禍根而自究正侯道不知其未可勝或而強使白起者修和也起長平於敵而不長於杜王急於得地而難改於救起當時伐趙起亦死不我趙起亦死也雖於守死耳遠命其庸愈平應謂自抽杜制之劍避矣

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疆起武安君正義曰疆其爾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正義曰故城在涇州萬解縣西前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日說文云郵境上行合道也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杜郵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身到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

蓋所斬已四十四
萬矣而燒者不勝
以起丁人而前居
所於斬者且百萬
古今之修兵以加
矣戰國之民其亦
悲夫痛哉以之之
慘重矣族族姓不
萬不足其向童歟
哉而秦人憐之又
何耶
按何是之論其
當

是足以成遂自殺武安君之歿也以秦昭王五十
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
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
降之必死則張虛捲循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
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
積成丘則後日之戰必當灰耳何矣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
之戰欲以要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
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我
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
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必終不取復加兵於
卿軀者非但夏平原之補相患諸侯之謀也徒
謂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詳則母所以遠智也
可謂善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
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
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成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
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
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詐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
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
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
卷音拳祖音濁莫反字亦作從按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

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

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

年翦將攻趙咸餘遂拔趙趙王降蓋定趙地為郡

明年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楚楚王

喜奔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秦使翦于王

賁擊荆也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荆其時還擊魏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遷楚王而數破

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楚太

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

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

揚雅根曰余嘗疑
前官將也必索其

十萬是剪閼乃不
開智也呼此剪之
智也信豈不知也
秦兵之強滿共六
十萬剪使王空其
國以乘我而後行
是勇以重而馭王
之器也王之驕已
殺矣而必疑焉故
又陽請美田宅剪
子孫後計有以辭
其疑也剪之所以
為者而非信董之
死知也豈必六十
萬而後可耶不然
前日城趙亦剪也
何不聞知是其賊
耶

蘇戰曰秦初遣李
信以二十萬人取
楚不克乃使王翦
以六十萬人攻之
蓋空國而戰也使
秦有主且具臣知
之無印而掃境
以伐秦以安之
秦而入歐兵空虛
之秦秦秦如反掌
也言故曰秦之不
亡者幸也非救也
交約言曰此身請
相固多買田宅以
自汗同意始信諸
將惟王前得善其
終者以也
●宛委餘編云王
翦傳將兵六十萬
伐楚行請美田宅
甚衆始皇曰將軍
行矣何憂貧乎王
前曰為大王將者
勿終不得封侯故
及大王之饋臣

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
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
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
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豫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
徐廣曰：今固始寢立。○索隱曰：大破荆軍，信又攻
固始，縣屬淮陽，寢立地名也。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
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城父則汝州。城父則汝州。城父則汝州。
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
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
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
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云：城父
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
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
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也。地理志云：潁川
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
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
荆人因隨之。
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

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
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
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
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北。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
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
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行，請美
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
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饋臣，
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
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菑。
五度。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

亦及時以請園池
為子孫業耳又云
王剪子王賁與李
信定燕齊地二世
之時王剪及其子
賁已死而孫王離
擊趙項羽破秦離
及致三十六年卿
和雲銘列侯武成
侯三離列侯項武
侯王賁倫侯建成
侯趙亥倫侯昌武
侯成倫侯武信侯
馮母擇以位次差
之王離在李父賁
前則離乃前家孫
襲則賁者也賁蓋
前之次子自以功
封侯者也所謂有
功不封者其時未
定天下云亦及利
符而剪一子一孫
為功臣之首又當
時列侯二人倫侯
三人凡封侯者僅
五人而李斯白蒙

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麤今空秦國甲士而專
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博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剪果代李信擊荆
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
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
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
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
一作投咽案漢書云廿延壽投石技絕於等倫
張曼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
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投距超超距超於是王翦曰士
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
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徐殺
其將軍項蕤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

李信不信馬可
謂天所謂成者
其處姓邪否耶

光緒曰已上曰
不肯戰曰終不
出曰數挑戰而
秦不出兵法所
謂難然後舉
者更豈行也

茅坤曰此下傳未
叙其後世之裁而
以或曰各曰問為
發明之敘事兼議
論亦一例也

黃震曰按王翦為
始皇伐楚而請美
田宅既使使請

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
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蕤齊地秦始
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
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
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
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御縣或曰上
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
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
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
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下離軍
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表田者王並後有
勸蕭何田宅自元
者其計無乃出於
此歟
參會古今之極變
不可復以常論
也太史公識窮不
能輔秦建德而偷
合取容嗚呼是何
異費楚狼之不仁
耶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
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侯將始皇師之然
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
日切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
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通為秦將拔
齊破荆趙在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七

行黃離終出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耶
鄆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止其軀慨然
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上使
起勉強一行兵水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
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耶鄆法不可再攻
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克國征
西羌守便宜不為奉詔出兵辛武賢鮮兵出有
功克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
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耶嗚呼循道而不阿
自舌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

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
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
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
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
軍必負爭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
糧食輒貸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
明時勢矣夫吳子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
截無他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
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失劍之為用無齊之
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半鏑蒙
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久而手斷今君無十
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半鏑蒙須之便焉能以
三萬行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人不過三
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
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
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
三萬象攻之田單嘗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
觀之攻千甲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夫隙非天
擊衆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曾補

茅坤曰太史公傳
諸子多草草以不
得于諸子所詳為
之說故也

趙恒曰讀孟子
書首揭孟子為梁
惠利國之問而金
之於孔子至言之
旨推尊孟子之意
至矣其時稷下諸
儒尤多而推尊孟
子後人以孔孟
並稱者自太史公
始受業子思之門
人師友淵源之出
於孔子也述唐虞
三代之德立身行
道之出於孔子也
退而與萬章云云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
此傳為第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列於諸子
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
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子孟之不合於
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子見尊禮于諸侯
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
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
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
此法惟韓
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口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
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著書立言之出於孔子也。至宋高堂與神尼萊色云云。全乎哉。困厄不遇之不異於孔子也。以下言其不阿世。借以苟合。如伯夷。孔子持方柄而不斲。內員鑿鑿。肯為。即行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誦如。引之。負薪百里之。餘年枉尋直尺之。為哉。牛鼎之說在。孟子已斷其。所傳之妄。而此傳乃奉以論。初有牛鼎之意。則孟子所謂好學者之流。直指行。實言也。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貫反。鄒，齊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邾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即以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門人，入為術字。則以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請，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也。萬，姓。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章名。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

論其微意，專據功於孟子執謂其不知道哉。
趙恒曰：此下三。段宜看先字推字。必先驗小物，至於無垠，後至小推之。至大也。先序今以。上至不可考，而原。後今而推之，至遠。古也。先列中國云。云所不能睹，由近而推之，極遠也。大。至無垠，古至不可考，遠至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有推若茲剖判以。來後何處稱哉。云。儒者所謂中國。云。天地之際焉。大海之外何處窮。究哉。其術皆此類。推之為闕大不經。欲入主慎然，頃化。於其初見也。此所謂作先合而後引。

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立世盛衰。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相寬，王充云：以符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匹夫而榮惑諸侯者也。

之大道也大道以行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言

光緒曰按淮南子云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兗州正中冀州西北台州正北濟州東北薄州正東揚州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嶺亦方千里八嶺之外乃有八紘亦方千里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其說亦以流唐然錄之

大入初欲從之而其實不易行也李廷机曰謂之術便與孟軻之德不同是以所如皆

書曰此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厄不同然孔孟實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衛靈公困厄而不解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其論甚正然又引其論其子怪之術釋言其子怪之術雖一時以從其術而實非其術也節儉之道豈非皆作充公而引之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裨有裨將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亦是小義也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索隱曰蓋即蓋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術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耳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賢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王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下

結反韋昭音數數復及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王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決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

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王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書有王運篇

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說故武王災惑諸侯其是禮重如此叫為長大息故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

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其也謂工人斷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

大道也前以抑行

後復解之此太史

公極妙處注引呂

氏通年之鼎本文

有何善也

索隱修曰余按

牛鼎之說不必

求即上文伊尹負

鼎百里奚餽牛也

及燕周之說余意

竊不然太史公言

孔孟不洽于當時

者始進不能收時

奸邪尹與奚也今

行以不執之說見

其諸侯是尹與

奚之意豈若孔

孟哉二子求其大

過故遠近而求遠

李廷机曰至宋

益重孟子陋諸子

言即初輩雖著書

亦言不可勝道求

其正者即孟耳耳

初至曰孟子三見

齊王而小言畢

之無言其跡似之

使其後時言者能

出王道則見亦何

可謂哉雖然受

賜而辭位終身不

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或曰

仲尼孟軻以仁義于世王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餽牛車下而繆公

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

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燕牛之鼎

行之術迺大儻若天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自騶

燕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行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騶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

駢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騶音步堅反又步經

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

子一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大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王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

嬰之為入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

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

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

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

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

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

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

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

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

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逃以安車駕駟束帛加

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
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
慎子劉向所定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
有四十一篇

按齊王高門大
屋以覽賓客特
以本世耳非真
有奸賢之志也
不然何孟子之
終身不遇耶太
史公未句下
言字有味哉
方孝孺曰荀卿則
振聖人之餘言使
為道似中正之論
肆然自居于孔子
之道而不疑儼然
儒者也及要其大
旨則謂人之性惡
以行義為偽也矣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
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高門大屋尊
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也仕齊為祭酒止楚為蘭陵令後亦謂
之孫卿子者避年五十七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
迂大而閑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
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徐
廣

為要衍不經之詞
以觀蠶孟子之道
其樞上之心不遇
欲求異于人而不
自知卒為斯道認
賊也
盧辯曰孟子道
性善而荀子謂性
惡其所謂惡非謂
人之性必驚毒殘
忍但資質偏頗處
即覺惡其曰善者
偽也其所謂偽亦
非奸詐設謊但此
於勉強矯飾即謂
之偽其立說與
孟子別故不竟形
容之過耳
陳懿典曰荀亦
能守道不愛者故
太史公進之與孟
子并
蘇軾曰昔者常性
李斯事荀卿既而
焚我其書大變古
聖王之法于其師

日炙轂一作亂謂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
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
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轆轤
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
髡智不盡如炙也左思齊都賦注口言其多智
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
衍字也今按支稱多轂過過則其器各音如字謂
盛脂之器各過與銅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
轂過為潤轂之物田駢之屬皆已矣齊襄王時
則轂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矣齊襄王時
日襄王名法章魯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
王之制若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
夫之制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
飲酒亦然必以席中
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
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前
後三度處列大夫更莊之位而齊人或讓荀卿荀
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
屬東海郡今亦
州承縣有春申君以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
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

之道... 然後知李斯之所... 荀卿者... 而不讓... 愚人之... 之... 剛復不... 太... 特... 周... 屬... 周等... 序列... 為... 有... 龍... 云... 孫... 豫... 應... 劇... 辛... 也... 富... 疆... 名... 民...

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信機祥... 鄒儒小拘... 周等又得稽亂谷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因蔡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為堅白同異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 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 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 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 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 正義曰藝文志... 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 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曰... 應劭氏姓在直云處子也... 索隱曰著書之人... 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 辛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正義曰藝文志李悝... 也富國... 疆兵楚有尸子長盧... 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 名... 秦相衛鞅... 也衛鞅商君謀事書... 民... 不與... 規也... 商君被刑... 仇怨... 并... 誅... 亡... 逃...

據東之及足之... 蓋墨翟宋之大夫... 蓋墨子亦著書... 欲世又知有墨子... 云不與上數子... 同時故曰或曰云... 云以表出之也... 陳仁子曰漢初不... 知墨子... 孟勤... 矣而更以... 于... 何... 雄... 焉... 於... 董... 總... 子... 復...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 成將以攻宋... 墨子聞之... 公輸般... 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距我者吾不... 墨子曰公輸子之... 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求其能... 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 三百人已持... 守... 圍之器在宋城... 上而待楚寇矣... 雖殺臣不能... 也... 楚王曰善哉... 吾請無攻宋城... 矣... 索隱曰公輸... 雲梯之械者... 按梯構木... 攻高也... 雲者言其... 高入... 雲故曰雲梯... 械者器也... 謂攻城之... 樓櫓也... 與... 同... 墨子解帶... 為城者謂... 墨子所術... 解身上... 革... 以... 為城也... 以... 為... 械者謂... 小... 木... 扎... 也... 械者... 樓... 櫓... 等... 公... 輪... 般... 之... 攻... 械... 盡... 者... 劉... 氏... 云... 械... 謂... 飛... 梯... 撞... 車... 飛... 石... 重... 輪... 般... 之... 具... 也... 謂... 音... 屈... 謂... 般... 技... 已... 盡... 墨... 守... 有... 餘... 滑... 釐... 者...

史記卷之百一十五 孟荀卿列傳

墨子弟子之或曰孟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字也釐音狸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夏之弟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朝齊魏其

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斐傳楚騫衍談

空康莊雖列其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

暴游說諸侯言詩之言莫或信而諸侯置其

詐莫以為然孟子之言非苟為天也亦原其

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為廷者不啻殺入者能一

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

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英惡譬

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

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

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十時富國強

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

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

陳蔡者同科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與

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

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

荀也荀卿年五十一始自趙學于齊

祭酒後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歿而卿廢卒

於蘭陵孫為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

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遊說不遇退

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

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

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自意之

深不可尚矣

唐順之三文之游

俠氣矣

王侯中曰觀文此

論則其少時已有

散其詩書卷之志

矣

董份曰遺解不知

何人因前問玄孫

之孫為何且不能

知也故明言遺之

不能知之子孫耳

○黃氏憲曰此傳

以符宿夢為劉鎮

故篇中客于凡四

十見

按以上特次由

文所得為太子

而華于薛之如

按太史公贊中

謂孟嘗君招致

天下任俠姦人

入薛中蓋指此

至今三王矣齊不加慶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

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登登

以其省而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推李

與何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

皆使人請薛公由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

為靖郭君星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

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

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

諸侯賓客及公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

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

居業以故傾天下之上食客數千人無貧賤一與

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

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容去孟嘗君已使使持

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

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

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

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

○董份曰蘇代引

譬以止田文之行

亦善於立論者

蘇軾曰田文所寶
禮者王也狗盜皆
以容相食之其取
生亦兩矣然微此
二人幾不從下外
當是之時雖道德
禮義之士無所用
之然道德禮義之
士當救之千未危
亦無用此士也

天雨子將敗矣。士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
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
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
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
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
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
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
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齊昭曰：以狐之白毛為
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
而難得。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
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

推雞權變言之西
伯之資亦以室貨
妻女脫姜里之囚
君子以不臨雞苟
免非之然則雞鳴
狗盜之客謂之士
固不可謂之無功
於孟嘗君亦不謂
不然孟嘗君且容
死秦開如懷王之
不及矣子嘗謂金
厲之數三也也當
其時使雞鳴狗盜
盜之乃而用之必
能脫秦華而甯道
何至死哉哉嗚呼
以宋宋士之感焉
視君誰無守策焉
則子於雞鳴狗盜
之客也何尤
○徐中行曰：按晏
嬰長不滿六尺而
身相各國名揚諸
侯則則小矣足以
醜薛公而薛公笑

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
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
至以獻秦王，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
孟嘗君得脫，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
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云封
是孟嘗君封傳舍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
曰：關在陳州桃林
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
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
雞盡鳴，遂發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
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
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
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
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

按此卷之效

嘗君乃奔索隱曰潛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悉魏子所與孟賢者
 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佞亂請以身為盟遂自
 劉官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
 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
 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公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
 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弗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去矣
 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
 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
 相秦之公將蘇代謂孟嘗君令齊收最以厚厚而
 其行文且得反齊上之信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
 天下之變索隱曰齊謂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去矣齊無秦則

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
 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
 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
 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齊
 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
 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
 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
 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
 子破齊以為功披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
 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
 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
 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

禮始末始末

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公在莒遂死焉

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

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人又卒諡為孟嘗

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

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或作孟嘗

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嘗字嘗邑各嘗邑

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

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驩音許表反驩音而見之索隱曰驩音脚字亦

作驩又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

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

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

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且貧猶有一劍耳

又前綖音苦怪反第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

把劍之處○索隱曰前草名音前綖之綖綖謂把

綖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前綖繩纏之故云綖

也彈其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

之幸舍舍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

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

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州齊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人不足以奉客止

曰奉符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

與其息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

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

按列士傳孟嘗君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按國策無以為象云左右皆

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若毋孟嘗君使以給其食用無使之干是馮驩不復欺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以誤

按國策後字

茅坤曰以下食客之事與前因叙不相屬故別為疏之于後按叙驩事大案國策文自佚者

黃表曰按孟嘗君
好客僅得三馮驩
平原君好士僅得
一毛遂而二五者
其始皆不能知之
尚何以好士為哉
愚謂二君者不足
以知之而丁謂
好客者以貧死
如祿社和亂世免
死而已其後因事
而頭於非二才初
心巧而二君其亦
幸而得此二子哉

按文之貸錢本
為奉客計而驩
曰為民之死者
以為本業其為
之種德增名多
矣驩亦奚美哉

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宜可令
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
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八不足以奉賓客故出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
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
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
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
之券書各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
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
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
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

按戰國策馮驩
焚薛債券後其
年孟嘗君免相
就國于薛未至
百里民扶老攜
幼以迎太史公
不載似缺始末

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
書怒而使使召驩上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
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奉邑而民
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
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
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
是之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
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
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
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
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

東門曰此文
換文法以
文之實

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
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
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
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患
戰結制西入秦者無不欲疆秦而弱齊患戰結制
東入齊者無不欲疆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
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
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
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
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
直為雌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

按馮驩一說秦
齊而孟嘗君之
黃金封邑喻于
平時正典藉代
振甘茂之事同
說齊備齊有其
之主疑文然望
不可遺之不可
則是激之使致
也

董份曰使人至境
候秦使者未信馮
驩之言欲驗其實

也如有齊覺倍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
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
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制東入齊者無不欲疆齊而弱秦者憑軾結
制西入秦者無不欲疆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
之國秦疆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
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
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唯
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
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
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
霸疆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

也
羅洪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質士誠不易哉

許相卿曰讀至此
泰家終是軍聲

徐中行曰唐李之儀相作詩曰
賓客能相樂聖
衙杯為問門前
今朝我個來蓋
而時寒而奔人
然矣
維禎曰驩言近
憤矣然非君子
交道也

齊國策
齊人子孫

一象曰傳木復
此一象見孟嘗
公以退客如故
外一列也

公曰此其好
術並顯
言曰此傳以
好客立狂觀
說文曰門下
二賢者則養
之心已萌矣既
食客數千不揮
而善遇之毛以
齊場狗盜之流卒
其力以脫虎口

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
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
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生毀廢孟嘗君諸客
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
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
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
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
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
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
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
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
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

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明且側眉爭門趨向也又音趨

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音潮言市之行列有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念其

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中心中所期念其物利入平明

其中市中朝之中言日暮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

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

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爭訟與

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

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

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
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維鳴狗盜魏

危而魏子之自
一宮門馬驪之復
也雖不無肯文
去者而文幸遇
如故非其天性
乎太史謂其姓
自焉而名不虛
也

後如何何來建
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
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
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
干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
伐秦兵至由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
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
為壯曲為老有各之兵誰能禦之使用文能
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
而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
蓋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歿于秦由此觀
秦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
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
賁皇楚人也而客於晉亦孟之去而為楚
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為楚
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九
起泉湧猶空言不儀秦以從橫為劍佩
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
之多爭為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
之輩不夫何益于太故乎誠使當時之
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

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
為虛設其亦廢乎有補也而秦之何其
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
固斥其為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
耳然則客之為禍他日浸浸不已非田
之徒實漲其波而誰哉至若秦王之與
囊括四海包舉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
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
必如晉之范粲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慨
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取天
之豪傑以屠之亦文信甘心以往獨不
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稱其能客下國
魏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
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為文誰何
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
狗終賴雞狗以脫必雞狗何負于文哉
苟客有一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趨於
必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
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可出客
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
無下人異于雞狗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武靈王後九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

日趙惠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

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壁者繫散行汲。散亦作躡。索隱曰上壁音壁散音

先寒反亦作珊音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

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

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賈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癘音呂宮反罷癘音疾言

腰曲而背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

王廷陳曰喜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九四即皆是喜賓客實跡

卿室曰夫慶之必致以成好生名此戰國之習也設有賢者當此也奈何賢者之後宮不使見賢而笑也然意尚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異否可不慎哉願棄日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慶

兵興麥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者亦非庸者矣
光緒曰按穀梁
傳曰季孫行父
亦晉卻克也
孫良夫跋也
子手倭同聘於
齊肅同叔子處
基而夫之客不
悅而去卒有于
宰之戰齊師敗
績噫此郭汾陽
所以見盧杞而
屏婦人也
茅坤曰平原君好
賓客記者甚衆
幸斬美人一節此
割要領法
張之象曰前後稍
稍學相照應見
賓客去就之有本
末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楚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楚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子無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王九年，秦圍邯鄲。正義曰：趙惠王九年，秦圍邯鄲。昭王十一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軼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音吐，店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寫好王手孟堂則
日最下坐者於平
原則曰無以滿二
十八
顧籍曰：食客數千
人求二十人而不
足，及十九人又不
能有為當時之士
可知已。四君徒相
傾以取勝耳。
唐順之曰：一說容
亦自善，燕用
楊慎曰：益用，四先
生字與種字沐浴
珮玉句法同。
洪道曰：此等重資
孰能如駁馬下註
千丈坡其勢止
如風行水上，煥然
有文若滅去字眼
不見得當時反覆
抵拒毛遂氣象。
董倫曰：目笑者狀
其笑態未發而輒
之之意，寓于目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唐虞臣二讀平
原君傳至能遂起
十九人歎曰下
叱曰公昔碌碌皆
因人成事者用以
報前自目笑之愈
大史公工遂無其
詞愚獨以為此不
足以償趙事特楚
無人耳何則遂也
當兩君不決之時
按劍升堂以劫強
楚且言管滌更志
趙即使楚之君若
臣聞遂之言識斗
九人不足為趙輕
重趙者惟遂一
人殺二毛遂劫制
平原君一武士為
彼十九人高其管
耳其何能為隨集
金楚之林隨以春
申之勇挑孤棘矢
徧滿江黃出道不
意西如祖山南障
回潭東拒清流北

遠慕壁在擄却卬
之遠斯時也就使
無心竊符朱亥效
勇言恐寒霜不及
掩耳大事去矣無
能為也吾故曰此
遂道足以償趙時
榮無父耳

陸源曰其采麥雄
風千載而下尚可
想見

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
笑之未能即廢在公之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
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
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
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
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
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我
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
豎于耳率數萬之衆與帥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
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今從者
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
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豈噦不同天子用牛及
盟之用血故云取耳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者吾君次
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
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公等

楊慎曰又叠用
三毛先生字

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所謂因入

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

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品為不

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

使趙重正義曰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鍾毛先生以三寸

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

曰名談太史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

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

兵盡或剡木為矛久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

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

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

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

之時易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成之士三千人李

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

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皇有李城正義曰懷州

溫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

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

王維楨曰李同之
見若此乃不在食
客中信平原之有
矣王也

按此至字正應
上皆未至字是
針線處

即室曰親戚不可
計功乎無功而以
親戚封也而有罪
可說也而有功不可
計也雖親戚也而
封以功也而有大小
猶罪有大小也罪
存至於不可赦則
功有至於不可不
許以是權之斯得
之矣
鮑應曰平原失
于馮亭以挑秦禍
我秦趙國之若則
致邯鄲之圍何功
之足論哉然因入
成事亦有察論之
叔不可忘也虞卿
之請重王懸賞之
奉公孫龍之辭明
哲議以之謂皆君
子之善也
按考要云孔子
女孫穿與公孫

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
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
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
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
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
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此甚不可且虞御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
其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
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
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

按國策東中作
卷甲

蘇論獄三耳龍
甚亦折穿非應
平原君問之穿
曰謂三耳矣唯
而失非也謂兩
耳甚易而實是
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從者非其
亦從難而非者
乎平原君謂龍
曰公無使與孔
于高之事也其
人理勝于理辭勝
於理必受其
按國策傳金襲耳
策而前布置
少異

行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細公孫龍劉向別錄曰
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
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
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
異端使不相亂抑意通若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
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相
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
道夫繳紛爭言而辯後息不能無害君上者皆稱
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索隱曰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
有柄者謂之簦說趙孝成王見賜黃金百鎰
索隱曰躡音脚
白壁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燕用曰食
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
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
公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宜戰不勝景復
成徐廣曰復寡人使東中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

事始曰虞卿可貴者八合從趙齊以損秦事
按此段論不當
媾秦

唐順之曰從橫之
談妙盡于此
按此段論鄭朱
媾秦未成

○虞黃曰王以虞
卿之言而趙趙王
以在虞卿王又以
虞卿之言而趙趙
此是相中過脈

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占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索隱曰媾亦和也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告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備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賢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

○表黃曰此篇升
三段首尾相照應
如非所敢任也
猶得其三之類
鮑彪曰趙嘗親秦
而負之故秦不攻

按此段因趙劫
以秦地秦之不
可

○論穆父熙曰異御
論構之害定轉明
切而趙主終不悟
者蓋緣長平一敗
落膽於秦故危而
目前之安即至矣
有久而不項耳

董份曰論衡之害
以此明切而其生
愚而不悟何也

○揚慎曰此非臣
之所敢知也非
臣之所敢任意大
相友

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也。開關通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而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且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心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了孰吉。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

國事坤曰以處引
喻趙以地予秦
策故態律之如
此

按此段因樓緩
以必構秦之不
可

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王從祖母文伯名敬康王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
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焉有
子歿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
是人弗隨也今歿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一人若是
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
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
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曰春音慎樓緩聞之往見
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鮑彪曰虞卿可謂
見明者矣蓋趙以
四十萬覆于長平
之下九在趙庭之
臣說不魏奪氣喪
願講秦以偷浪更
之室卿獨為之延
慮却攝折按殿之
口狂強秦之心反
使秦人先趙而講
於此亦足以見彼
者天下之勢七國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割地為和以
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
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以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
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
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
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
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
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辨工策必中計必
得而不失其正惟
卿與陳軫有焉賢
矣哉

徐中行曰按趙
王所虞卿之計不
奪於趙却核緩者
以前不斥虞卿候
遣卿朱熹秦而見
致於秦也

王維根曰封虞
卿以平城不事木
城之功也

焦竑曰虞卿此
言乃不瓜之瓜不為
之為蓋深於長短
之術者然從之利
室正尔雖微平原
之託亦必云然

黃震曰秦攻長平
虞卿勸趙附楚魏
以相秦趙不聽故

蘇辛不和而趙大
敗其後趙將將六
國以謀秦而秦反
約從則卿亟勸成
之即無言不功無
蘇不患大妻歸于
結和卿固以自重
而使秦友誼竭卒
當之說也與一時
東西捍關之士異
矣非趙相相而與
故交魏者復困天
梁以若虞氏春秋
其必有夾列之見
而豈其愚也哉
楊慎曰言在濁世
為唯公子清世則
不矣徐氏在言外
虞卿非空愁不能
著書自其韓子作
柳子厚竟誌用此
意
吳鼎曰信間易將

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

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

結一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

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

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

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

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反王曰

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

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

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臣小國請其禍而王以

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臣為從便王

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

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

矣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相與應侯相仇

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相印

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

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

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

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

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

陷將之怨何怨易將之怨何怨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

平原受馮亭哉

固自趙王而貪利故寡矣由平原君始謀之不威也

按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云

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上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不能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賢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乏相危國拒強秦難矣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指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二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交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歟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黃張曰按去纜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楚者美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兵上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尚使不受上黨之核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讀談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譙洵乃補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忍平原可何感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各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被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按此傳不襲前策

葛坤曰信陵君是

太史公胸中得意

人故本傳亦太史

得意文

顧璣曰蓋平原

原申皆以封邑系

此獨曰公子者蓋

尊之以國系也

按公子為人一

句通一篇綱領

而賢多客三字

又此段之綱領

故傳字九三

見客字九二十

四見

王世貞曰三公之

好士也以自張也

信陵之好士也以

存魏也為平同

言表語列傳

○王世貞曰或曰公子非善其者不然而公子及而未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其亦唯公子善用之請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也公子亦庶幾美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有以也唐順之曰叙疾生率藥如頭珠楊慎曰叙公子禮疾生反奪晉亂兵救趙事極有筆力○增黃洪憲曰信陵之虛左迎生者非為魏也亦非為生也聞生之名而意其可以為已助也豈真有禮玉實心哉假令疾生或不幸而老死不得與

于救趙之謀則人將與諸下客同類而共笑之即受虛左之禮亦徒矣又或用生之謀而符不即得或得符而不得入○亂之軍或得軍以當秦而戰不能勝則疾生為失策公子為无功而虛左之迎又安取哉固知公子之禮侯生一時遇合之幸而非真有相與之義也按張釋之傳載王生語亦此意按前欲觀公子微察公子兩段形容皆為疾生因謂公子一段張本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備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之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主陰事者趙主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蒯贏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贏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繫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疾生疾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疾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疾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故父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疾生疾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疾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疾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疾生前疾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父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言為小

張本

屠屠隆曰此處伏臣所過屠者朱亥以為下文存用張本

又曰此處又綴三上文法

按平原讓魏公

之困二語相抑揚與曹仲連讓平原君語同

按魏其故救灌將軍語意彼此

曾黃洪憲曰余侯生與公子語宛然在屠屠間蓋生初欲為公子登計恐不獲故於其後還而登之所以重其志耳

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禹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之困二語相抑揚與曹仲連讓平原君語同
按魏其故救灌將軍語意彼此
曾黃洪憲曰余侯生與公子語宛然在屠屠間蓋生初欲為公子登計恐不獲故於其後還而登之所以重其志耳

按君長卿味信
凌詩磊落魏公
子氣豪高秋夏
寧受方乘怒不
為博徒嘆軒車
走四海願覽天
深塵娥眉至死
報况乃英豪人
此詩蓋謂信陵
且得如姬之報
非大交大不能
余每讀此傳輒
為信陵扼掌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
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
索隱曰。問音。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存王臥內。而如
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為人
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
齊表也。今按資者畜也。謂致
為父復讎之資蓄。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
於心。已得三年也。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
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
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
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
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
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

董份曰。隱階。即項
羽。嗚呼。此陸狀其
勇氣也。
○徐中行曰。或謂
侯生自到。過乎余
曰。不若到。殆有說
也。侯生度為公子
竊符。討必殺晉鄙。
○何意也。心必有
不忍。而不自安者。
乃以死謝之耳。不
然。誠報公子。即死
耳。何必救公子。行
至鄙軍。日而後自
到也。故陳嬰之死。
世謂振直。孟余謂
謝耕也。侯生之
死。世謂報公子。余
謂謝晉鄙也。奚過
哉。
光緒曰。右水東
門。歌向。魚。勿。須。
送公子。七十卷

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
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
曰。晉鄙嘖。嗒。宿將。嘖音烏。反。嗒音並。白。友。○索
曰。聲類云。嗒。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曰。泣。耳。豈。畏
大。笑。嗒。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曰。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
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
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
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
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
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

信陵君傳

曰

翁何所求只此
兩語實是伏生
之機干載下猶
有生氣
董份曰國語叙越
王伐吳所以遺恤
軍士者亦此意但
彼用救平百言此
惟三句盡之而道
勁不遺所以誰也
弟坤曰太史詳處
在信陵君所以得
王略如在秦軍所
以節

重任今軍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
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
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
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
界平原君負轡矢呂忱曰轡盛弩矢○索隱曰轡
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鹿而
短也呂姓忱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
名作字林皆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
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
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
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

楊慎曰客說公子
其慮甚長者而公
子能听之至使趙
王不忍言獻城此
是公子美處
楊維禎曰子獨取
信陵之各一取為
公子有功之色
而客說公子曰願
公子忘之予以上
客備其久而史不
以名氏書世世
委約言曰不可忘
者以德報德也不
可不忘者庶幾乎
無施勞矣四蒙之
客若唐睢者其言
之近理者欤

君計臣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
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
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
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
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
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
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禮記曰主人就東階
客就西階客若降等
則就主
人之階自言辜過以負於魏索隱曰
負音佩無功於趙趙
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
竟留趙趙王以鄆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鄆音霍
趙邑名屬常山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

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

曰徐按別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

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未

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

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

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

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

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按文選載班固兩都賦云鄉曲豪李游俠之雄即平原君名亞春陵語本于此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領平原君客公

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

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設門

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必賓客皆魏之趙莫敢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公傳曰

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

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

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

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

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十年公

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

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齊蒙驁遂乘

王維復曰使平原君加冠於二人則即卿之厄必有上計乃魏公子獨知

唐順之曰信陵君讀畫景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董勝曰客進兵書
而總名乎公子故
世稱魏公子兵法
索隱註與本文正
相反
○王世貞曰公子
不死魏哉不亡萬
金入而晉帥之客
之間行公子知飲
酒近婦女之趣以
傷生不致以生為
秦厲且愚哉魏主
之為秦亡魏也

司馬光曰無忌去
而魏重還而魏重
安釐王猶以為疑
無忌久而魏公賢
者下國家何如
唐順之曰以魏公
之信陵傳不信陵
後世之存公
董勝曰替語有感
嘆于諸公子中蓋
有取于信陵也

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秦兵謂以兵威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索隱曰魏公子兵法略有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秦下患之乃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索隱曰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歸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左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進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少使家驚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家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贏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帥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

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
 殆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
 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
 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
 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
 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至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
 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纜廢唯馮生從軍
 二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與楚約
 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侍侯生乃
 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
 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
 三千之也以其彼之折節慕學貧賤所
 遷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况乎不
 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

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
 命以劫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
 之諫祖駕歸魏以却疆秦之圍此四人者
 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
 國實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
 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
 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也安聲王受
 秦及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非心大

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本
 賊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且暮昏下
 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護哨
 懦將之所教而恟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
 父兄獨子以賜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
 而內實有以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備
 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
 乘堅而為瑤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
 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且
 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
 國之師而其入又皆恟脅不振之餘也國
 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
 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家驚秦勝
 逐之至齊谷閱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
 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愚以
 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王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吳興袁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按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能對子吳後叙春申君以如謀如疑而身不歸門為天下飲恨寫情筆春申君死而載入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披此揣摩春申君意對之意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離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都，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歇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按淮南子云文王砥礪修政天下三垂信之垂諸侯比境周禮二垂後漢馮衍四垂之民用即金地其火並同
余有丁日國策信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曰王誤也
按趙彪云橋秦人亦信也

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各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陰之極夏至則危或作安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忌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膠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中央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

董份曰詩云軍及鬼方軍延也又云押不連直軍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

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垣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初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平丘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關仁黃濟陽無黃濟陽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曹州宛句縣東南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彈○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細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

茅坤曰余為楚說
兼亦是確論

董份曰沒利者為
利所沒溺易患者
易視後日之患不
預設也

滿亦等惜無拈出
者

董份曰引二箇以
過信得敗正見韓
魏不可信而又不
明信信定故讀者
未易言耳
按鮑彪云逸詩
武足助宅猶居
也言地之居遠
者豈有太足不
委之也

若負人徒之眾仗其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

乏譬不可九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

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

次縣南同遇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索

水側有鑿臺日于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也隧道路也

義曰于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

吳王夫差自剄處在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

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

其患於後後即榆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

次于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

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交

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渚之浦

得于背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

殺白馬祭于背杯動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

王於姑蘇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正義曰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

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忿毀楚之疆

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

涉正義曰言大軍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趨趨兔兔遇天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

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天得之也

日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

索隱曰趨天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

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重傷目假切激湯
謂言悲恸不容聽
者不也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黜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曾屠隆曰當時各最大又提出作折最有輕重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西其地多是山林者是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以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

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

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

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

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

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

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

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歟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

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出之數

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

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

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

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

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

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

而後延遲幸女以

絕楚嗣則夫其初

太子計若是之忠

而後延遲幸女以

絕楚嗣則夫其初

太子計若是之忠

凌約言曰春申君知秦道白起上書阻之楚不明言其事惟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發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索隱曰言春申君知秦道白起上書阻之楚不明言其事惟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發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索隱曰言春申君知秦道白起上書阻之楚不明言其事惟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發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索隱曰言春申君知秦道白起上書阻之楚不明言其事惟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發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索隱曰言春申君知秦道白起上書阻之楚不明言其事惟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發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心美而亦平原君之利令智昏乎

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境，並蓋號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而孟嘗是謚。」

楊慎曰：此句叙黃歇得春申君之由

○和離子曰：夷門之傳人，頭及于肥，而後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為，用即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幸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左焉，曰：吾知去其害，耳。今去死，瘦亦仁矣。國人掩其而退，他日有惡春

按為楚相四年，即則十五歲內

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闕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其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瑋瑁，簪方劍室以珠

申君之... 干楚王... 御聞之曰是不亦... 君之用楚... 矣楚向之人知... 春申君而已春申... 君去則楚隨之是... 子又欲... 願也

○正義曰此... 承上接下... 法

○正義曰春申君... 由... 相... 力

○正義曰按... 謂春申所以... 此者... 事也... 氏... 印而... 或去...

王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
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
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
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
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
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悉楚考
烈王以外各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
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
疆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
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龜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龜隘之塞在
申州音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
則不然魏且暮人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

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

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

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

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

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謂歸故失期遂謂春申

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

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婦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

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

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賢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為世陶朱不亦西
乎余謂不然夫婦
老江東扶策而世
之幸在木與女之
前可也既納之後
又入其乘問之豈
桐根已作與時縱
欲歸印枝葉禍亦
及之豈有脫理和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
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譽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
有寵乎非徒然也君嘗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
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
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會而言之楚
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
弟為王后楚王嘗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
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
灰土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

申君相楚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
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事母
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為春中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相國實楚主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
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
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
養疾上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
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

春申君曰楚太
子以梧桐之實養
其命與其鳳鳴焉
春申君曰是果也
生而未性不可易
也食何與焉朱英
謂之謂春申君曰
君知春之不可易
矣而君之門下無
非狗偷鼠竊亡賴
之徒也而君寵之
之食之以王食薦
之以珠玉將望之
以國土之報以臣
視之亦何異乎以
梧桐之實養其而
與其鳳鳴也春申

君不蓋蓋為李園
所殺而門下之生
無一人能報者
王維禎曰李園奸
謀竟以制春申之
命可謂其火弱哉
光緒曰此傳未
載毒手李園
國策蓋一國宗
姓已滅絕呂政
與三天下世僅
再傳矣異楚凶
也趙與秦同姓
王遷母娼族類
不正亦以滅亡
蓋倫紀續亂其
不亦也固宜抑
諸國運及存矣
垂庚併於一時
也與
董份曰傳後復結
不蓋事見一時事
偶相同款之也文
之妙正在此也
黃蒙曰說秦昭王
不復楚而出身脫

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
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
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
言不用恐禍及身乃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
李園果先入伏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
君入棘門園外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
外正義曰楚考烈王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
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悼有母弟
猶微有庶兄負芻及昌
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無子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
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夫初

楚太子幸秦請
智能之士矣下策
不謹而卒死李園
之手與毒毒同惜
夫有朱英之謀而
不施用何必珠履
其客為也
增趙相曰四君春
申最劣珠履三千
客惟聞朱英耳不
聞其他也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遷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旋談徐廣曰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
作宰輔珠履三千客已開吳上烈王寡寵李園獻
女無髮成災
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庶子無子而以己子
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擯楚國亦將不
免天外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
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
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
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擬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出天下之
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
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
申君娶姬子考烈王三子生得文信侯姬
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
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
小人奇貨之成哉或曰悍非歇之姬也
園妹也歇而歇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America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
姊進說之時峻作之則無此禍矣既惑于
邪謀而包藏禍心移入家園則亂賊而巳
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歎之旄不在于失
宋英而在下
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

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魏有中大夫蓋古宮也姓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聞雎辯口索隱曰襄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

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

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

怒雎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答擊雎折管指齒

折其也雎佯死即卷以實也

董分曰史記之范
蔡德即莊子之秋
木篇開溪與行壯
靡奇博知人視帝
臺天關骨屬死
規備宏遠恍然失
矣不讀此者不知
文章之大
王慎中曰此傳議
論詞說悉本國策
而敘事實則太
史公意
茅坤曰范雎思
怨處烟波千里鳥
蔡澤一言而奪相
處勢如轉丸於掌
上矣
增補文照曰此
則演賈之讎當深
於魏齊矣奈何獨
報齊乎此真所謂
善惡環堵者

索隱曰漢書百官
表中大夫秦官此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索隱曰襄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
伏後范雎數言三罪名
謂打折其管而後
謂打折其管而後
謂打折其管而後
謂打折其管而後

史公之界
聘之志恩耶和太
後竟不見說在豈
安平王稽東安矣
者出惟其恩較鄭

按此更名姓曰
張祿為後秦
號曰張祿而魏
不知根本以下
仍曰范雎者太
史公筆

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美爾即度

留反。正義曰。故。修。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善。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

奔。善。中。外。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

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

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

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曰卒王。稽。問。魏。有。賢。

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

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

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

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

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也。

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在。

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在。山。部。中。

名。也。蓋。圖。與。私。約。而。去。王。稽。對。魏。去。過。載。范。睢。入。

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

州。湖。城。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

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

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此。恐。辱。我。我。寧。

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

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

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

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

車。中。有。人。志。索。之。索隱曰索搜於是。范。睢。下。車。走。

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

其。坤。曰。穰。侯。禍。貽
從。是。范。雎。乘。間。亦
從此。
董。氏。曰。古。之。英。雄
知。身。相。當。其。助。以
為。勝。者。無。他。正
如。奕。棋。特。善。先。法
耳。曹。操。亦。壁。罷。扁
道。終。難。容。地。及。蓋
章。元。使。老。弱。賊。之
以。過。曰。劉。備。知。過
入。而。見。事。遲。若。使
人。從。火。吾。屈。無。類
矣。接。侯。索。范。雎。之
事。類。此。夫。穰。侯。既
疑。有。人。當。即。索。之
投。穰。之。會。間。小。容
髮。顧。去。而。復。來。則
已。明。睢。計。中。矣。後
人。論。曹。操。劉。備。之
強。弱。穰。侯。范。雎。之

地。雎。來。下。第。一。傳

成敗不決未諸他
現此二事足矣
余有丁曰雅料穢
侯若燭肝腸胡靈
不鮮其位易置
之耶

凌約言曰將敘范
睢上書先提時事
與用事之人一段
下文方有願結此
是文字一机軸
按當是時一段
承上起下之詞

一篇議論案此
桐當作相
邵銳曰雖從策中
來每易一句或下
字日佳
曾劉雅曰夫說真
極會也張相隨不
專緩頰亦不在刀
筆范睢之言事李
斯之止更容並煩
痛入機刺言中務
雖此道難而功成
討合此上書之告
說也
楊揚曰雖此書
只是求若尚未深
言秦國之事即王
猜所謂不可以書
傳者也然據侯謂

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
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

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取有
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琴持矢見之
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千三博棊加九雞于其上
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息以棊于
置下加九雞于其上左右懼荀息靈公氣息不續
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始不危也復有危於此
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
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與社稷亡滅君
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
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書得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
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
具謂簞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
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歿於秦

秦東破齊滑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狀天下
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

之異父弟穰侯在南陽華陽君羊我宜
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 昭王母宣
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
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
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索

日戰國策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
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
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

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
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
不足以當樞質索隱曰樞音陟林反樞者

質劉刃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

王亦厭天下刀主
無所信則此書固
所以陰破其見乎
唐順之曰此是
一篇隱語也
臣聞為議論發端
文辨而核

董份曰割策意已
指接策等而不可
明言故微及之
許應元曰疑則
少當之戰國策士
類以是說當世之
庸主
董份曰此書淺
言之則不足以感
王深言之則立償
事故其心最苦

又曰情雖辭急不
知是不足感也
余有曰三字轉
語猶言無乃也索
隱解其非是
董份曰動昭王處
唯此言最淺切謂
危以激之也
徐約言曰秦王甲
事之非在尊太后
孫侯者時說秦之
要在廢太后權成
故未見秦王而先
說此語以感之預
為其言地卑

而要不足以待者錢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
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
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
美土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交劉此四寶者土
之所生良工之所矣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
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王則諸
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策也索隱曰割策即
權良醫知病人之久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
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櫟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漑

戰國策挑作關謂關涉於
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
用乎索隱曰亡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
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太說
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云使持單
策文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
也安北十里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
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
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父矣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正義渠之事
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索隱曰敏上本
作閔音敏閔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

作閔音敏閔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

余有... 但敬... 意

善... 不言... 形容... 王維... 而不言... 意耳

茅... 不... 情... 要... 手... 百... 難... 是... 相... 手

楊慎曰... 三句... 取... 取... 之意... 之網

楊慎曰... 足以... 御... 珠

楊慎曰... 不足... 以... 臣... 意也

楊慎曰... 臣... 意也

楊慎曰... 臣... 意也

楊慎曰... 臣... 意也

睢之見者... 秦王... 索隱曰... 而請曰... 范睢曰... 教寡人... 不幸... 之遇... 疎也... 文王... 尚而不... 其王業... 者皆臣...

索隱曰... 而請曰...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范睢曰...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不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之遇...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疎也...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文王...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尚而不...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其王業...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者皆臣...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王之心...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先生何以幸

以為世憂也

楊慎曰其子接與
應上為德為狂宅
臣有何能應上取
字此段言為厲為
狂不足以為臣則
也

嘉坤曰提一臣
何患一人臣何憂
一人臣何憂未亦
以臣之所志云云
昭王焉得不感發

楊慎曰未言受厚
之事外以之思臣
不敢與也旁感即
為厲為狂也臣不

敢畏也應前非有
畏而不敬言也字
眼極有閱鏡

凌約言曰此時昭
王之心惟恐老雖
不至秦國不保故
上及太后且欲為
之甘心又何有于
大臣哉此其語得
行而相印終歸之
也

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乞食於吳市卒與

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

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

與漆身為厖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

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

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

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

畏太后之嚴至其發也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居

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

與明日昭明也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

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外亡之患臣不敢畏也

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主恐曰先生是何

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

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禍

恩猶恩猶相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

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

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

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

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

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

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

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

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塞仙塞者谷口

也按九嶷山中西謂之谷只即古塞南帶涇渭右

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闕而勇於公戰

古史考卷之九

五

為坤曰此不言
丙又兵生言外雖
所以誤交其君而
居臣逐獲族輩三
命也

此王者之民也。王拜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大也是韓盧
為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也。秦言取諸侯之
易。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
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
而大三之計有所失也。秦王曰寡人願聞失計
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
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
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
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
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

漢分曰文子以

余月七日五算去
齊在齊未破之前
此文子或非蓋算

第坤曰秦之伯業
定于秦交近攻之
一言

第坤曰如而親韓
魏諸侯之以為
韓屬楚趙之地因
以楚秦也楚趙齊
既已內附則其入

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
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
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
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
國策謂田盼田嬰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
為盼子嬰子也
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
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藉亦音
同齊音側奚反言為盜資糧也王不
如遠突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
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
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
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
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

韓魏而後三國者
不我待也此亦破
從之也業我而
長魏攻秦蓋未耳
及魏也
鮑彪曰遠交近攻
魏之策當矣語未
卒而復成魏之既
親之又欲伐之正
談之開者亂也
使太王何西適從
乎若曰其策為上
其次之其可也
○王應麟曰晉楚
之爭霸在魏秦之
爭天下在韓魏林
少穎謂六國卒并
平秦出於范雎遠
交近攻之策蓋謂
以魏魏以魏天下
之權也古史云范
雎曰為邦謀慮
此策不為無益然
韓不用魏地魏不
信信則國不亡

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早
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
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
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
相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
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
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如石在虫人之有心腹之病
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
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
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

王嘗恨後而後

交約言曰母子之
間必無嫌言者雖
意以不廢太后無

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魏北斷太行
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
與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二正義曰新鄭已
澤路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
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問音問臣居山東時聞齊
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也高陵
進退不請四寶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
寶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

史記卷七十九 范雎列傳

以遂其志不遂後
按范雎欲得相
位必傾太后後
侯相骨肉之間
不能直指故乃
未與主賤即感
怒之以植其根
及言既見則欲
言不言反覆宛
轉以待其自悟
至平言言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
可以直指矣却
又先言外事以
待後言始及其
內漸清不覺放
其所言自不覺
入于肝而矣惟
其察乎術哉
○帝有光曰秦王
所患太后穰侯高
輕而患華陽君得
固為最重也其能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
政適伐國。適晉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
於陶。國弊御於諸侯。言穰侯執權以制御王。斷也。
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王。崔杼淖齒管齊。隱
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弒逆也。○正義曰。淖齒。楚
人。齊湣王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
潛主之筋。是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管趙。囚
王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邯鄲。州百日。而餓死
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

而思去之。不得
井去其母。不云母
穰侯與弟終不可
秦范雎深中其欲
故說絕矣。言而計
遂行。
○張洲曰。有國家
者。世之業。范雎
以有國者。非王子
孫。一旬。動秦王之
心。親若母。子尊若
相國。直指而離間
之。景不諱。范雎先
有以懾服王心矣。
此奸雄揣摩之術
豫謀於至春之日
者也。
某地曰。以前總
是秦穰侯之馬。放
入秦而先四貴之
權。後又總秦之
權。報復魏齊。本
未

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
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不聽政事。其所授
者。妨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王計。而王
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
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
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
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因使將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閣其實
器。管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
又案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天。川。之應。
卿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當是時。秦
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史記卷七十九 范雎列傳

董公曰嘗有秦用
客卿效年以爲
相而魏不知者耶
范唯欲買意者
賈亦疑之故以緇
袍示恩反爲其
亦不可知也

范唯曰總只范唯
詐變姓名爲張祿
丁句捕其下情萬
態亦手更處反詳
之調也

善份曰此如賈
唯口說用故以假
大車駟馬試之耳

○焦林曰此傳謂
賈入秦時其名爲
張祿李者蓋不知
秦先時有張祿
也初孟嘗君柄秦
也張祿先生之教
秦之黃金百斤之
數百純祿辭而不
受他日謂孟嘗君
曰夫秦四塞國也
守管者不得入焉
願君爲吾爲文尺
之書請我抄秦王
我往而遇乎固君
之入也往而不遇
乎入求謀固不
○孟嘗曰故聞
命因爲之書請之
秦王往而大過之
田文之坐范唯
表之秦先則張
祿之入秦若范唯

昭王四十一年也。范唯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

不知，以爲范唯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

使須賈於秦。范唯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郟義

曰：劉云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唯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

唯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唯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

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我欲取其緇袍以

賜之。索隱曰：緇，厚繒也。音希。蓋今。須賈因問曰：秦

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

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

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小也。范唯曰：主人翁習知之

唯唯，亦得。謁唯，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癡

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唯曰：願爲君借大

車駟馬於主人。翁范唯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

之人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

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

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

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

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

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唯盛帷帳，侍者甚衆，見

之，須賈頓首言，以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

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

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久生之

野也推哉

其地曰專要專其
睢之廣被魏齊領
於秦因以報復于
魏故於恩怨必依
九婦娜
茅蓬曰一飯之德
二句足概其相素
後事

虎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論疑常以善行
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遺無善吏者
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
殿最歲盡遺吏上計
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
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音士賈反睢眦謂相與
齟而見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
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下日而斷太行高平
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西陽
相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秦昭王
更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連
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仇乃詳為
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
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

王雖曰平原君
固不出魏齊此所
以得也

○大國倫曰策士
為厚利奈何合與
魏齊同口親有信

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
為大公齊相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
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
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賢而為友者
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知下
賢而結交情笑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國
不出也今又不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
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夾
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
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絺服
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

史記卷九 魏世家 昭王 昭王與平原君 昭王與平原君 昭王與平原君

陳壽稱好士而合
其類分終身此
皆不可曉者

梁欲因信陵君以委楚信陵君聞之畏秦欲謀
背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
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幸受相
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
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而聞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
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
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那陘蓋在
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
○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因城河上廣武隱
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按馬服君之子
故曰馬服子而
索隱曰日趙括
之非也
昔坤口范雎罪之
大者大史公更不
放也

昔震曰范雎居子
魏齊類却安平王
褚繡載入秦離昭
王母子兄弟舅甥
之親而居相位以
快一己之恩讎蓋
亦矣矣然卒以任
二人敗事夫曹祿
非酬恩之具也頂
材所甚充竊之君
以不勇恩耶

張之象曰前言范
雎不懼此言應侯

日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後五年昭王用應侯
之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鄉氏頗音足波反秦
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
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任鄭安
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席蒙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
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
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
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
曰五

年十二而應侯日益以不懼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

且益以不懼文亦相頌

按武安由范雎从故秦主揭之

茅坤曰如政結束如此過脉騎跡手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書業只了當范雎事

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出朝而憂臣

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借優拙義

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

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然而鄭安平等畔內

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

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

不遇而從唐舉相隱曰荀卿書作唐書曰吾聞

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

左傳云國子實執齊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

執視而笑曰先生曷曷巨肩徐廣曰曷一作渠

按刺齒二字見曲禮

昔夜曰范雎以因而欲問晉肉蔡澤以無旅於天下之所至誰其勢非

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

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

膝音徒向反雕顏謂顏貌雕回若雕梧然也

音烏曷反蹇謂膝又蹇曲也吾聞聖人不相始先生乎

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

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

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

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

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紫綬於要

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

見逐入韓魏過金帛於途兩雅曰款足者謂之

索隱曰金音父屬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

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

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蔡

范言則不能以警
動故澤之宣言因
雖者即非之謬言
無王也其君而敷
之之辭

董倫曰惟直者然
字最妙詞少緩氣
少微則推矣
序成功者退此
論要不外此
難於奪時之位而
始終守成力者去
之一言也

徐有下曰別三
人做話頭畢竟
侯為所奪耳

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
寡客蔡澤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推之是惡能
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
應侯固不快又覓之又佞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
言欲代我相秦與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
說蔡澤曰守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夫人生百體堅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
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實仁秉義行
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
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

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
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
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
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
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
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已以說式糾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
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
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
友奪魏公子甲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
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
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

范言則不能以警
動故澤之宣言因
雖者即非之謬言
無王也其君而敷
之之辭

董份曰雖欲論雖
退位而實稱其賢
故詞可入然說亦
正

按修字解與未
反不同

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二云然為霸王強國不祥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魯富而不驕怠
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
義為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
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
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
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
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慘辱而憐其臣子
系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
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慘而憐其臣子也

許相曰只將
或字非倒范雖終
備竟以歎也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
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歟乎夫徒
然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
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
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歿者其次也名
在慘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沙得
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
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
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
道之士為膠漆義不信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

余有下曰洗然直
指若刺力鋒鋒得
歎即入安得不迎
刃而解乎

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
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
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
却之折音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
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
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
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結上志舊
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資盛私家
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
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
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

蔡澤曰蔡澤身得
他之故以此說
之若輩可以無遺
憾而無子釋相
也矣正見說者
皆然也 遠去聲
後聖言曰太史公
傳相雖則歷數其
快意恩仇事而曰
一飯之德不忘雖
與之怨必報至傳
蔡澤雖則歷數其
云云其言雖則報
源也其言雖則報
心也其言雖則報
照應也

按族書地理志
云周未有子路
夏豈民人業之
太史公戰國策
作太史公田戰

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
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
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矣也而所以去者
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矣也
而所以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
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
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
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
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疆以
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比
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噉○索隱曰二人勇者
夏育音育也噉音倭○正義曰呼大故

夏育音育也噉音倭○正義曰呼大故

傳有夫史公及
孫養子后之文
也
按澤文相公夫
差其言君優哉
滿而不以早退
自居相木致乎
畔且以也况乎
相國者而可
以成功又處
此後與公三政
按是一意

陳氏自前高商君
吳起大夫種此時
增一白起不惟
以事而且動其心
尤切也

及然而身死於庸夫素隱曰高誘云夏音為田博
然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甲退
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
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室無二事力田積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
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
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
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
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
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
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

按詳商君吳起
大夫種此時
也中人白起耳
目之所見聞也
故按以四子者
五子皆之是第
一段

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備
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
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
法申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
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
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
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
溪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公為存因辱為榮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碎地殖穀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
勁吳今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

凌約言曰歷敘四子公孫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是幾全終一去不返得失判然成敗者退一語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
此性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謂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夫博奕或欲大投其境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求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官陽義日施德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也決羊腸之險塞太
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
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
白公徐廣曰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者

按此直欲其辭
征而去則能賢
如古人壽如喬
松子孫世守
位無絕人臣立
功持也所深賴
而不可得者皆
萃于應侯之下
身矣是第三段

畫檢曰戰國之士
世當以然儼儼
者非唯脫衣以而
取相其恩此快意
氣節灼然及澤
即議也葉印如振
埃洗垢不復顧藉
此其心能作能止
亦有過人者使其
知道身中不可及
也

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
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
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
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田延陵季子之讓喬
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
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元龍有悔此
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
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故受
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
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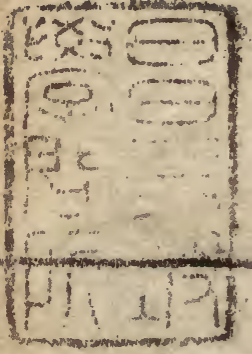
王維稱曰穰侯... 蔡澤始相... 不相持猶謂之智... 王應麟曰蔡澤雖... 以辨智奪范雎之... 位然其范雎于難... 其有益于范亦大... 矣... 鮑彪曰周襄王... 皆於利而智... 利而已唯澤為近... 道德明哲保身之... 策故其得位不數... 月引去優游於秦... 以封君之終... 悲若知之亦允... 之澤功謂乎... 趙恒曰太史公... 替意有三節... 子入秦取卿相... 功於天下乃因強... 秦之勢亦如長袖... 一善舞多錢之善... 賈也然士亦有偶

臣之見入甚眾莫及臣不知也臣敢以聞秦昭王
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
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
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
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為秦使於楚三年而楚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
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一人
鞅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

命命為之也不然... 質如三子亦多矣... 而不得及意者... 何限也然二子之... 功因敵而成其初... 之困厄亦甚矣士... 之處固不可不... 乎三個然字為轉... 語宜看

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索隱曰... 范雎蔡澤也... 於稍被逐... 索隱述贊曰... 平寵稽尚秦... 勢利傾... 蘇子古史曰... 蔡者多以魏冉... 逐官太后使... 之於秦非鄭武... 后曾不可絕而... 及雖任秦事殺... 於內兵折於外... 范雎蔡澤自為... 也

楊維禎曰應侯入秦退四賢而攫取其相... 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賢... 為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辨說而後謝病... 之奕也觀荷則明當荷則惜應侯之退已... 全退于請葉賜與之時而律故不退使非... 澤乘其日畏之勢吾固未知其所以也



史記評林卷七十九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辨雄矣
 然以功成當志得而止則亦天亡之至
 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不徒言而也
 印與雖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也
 少恩而子嗣然皆能免于刑慘善保終
 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
 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雖子王而攻
 于雖亦以雖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
 雖者故雖決于去而不後夫遂也及澤
 雖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後遂雖者
 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
 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獲穰侯之位而蔡澤
 復以口舌獲之雖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
 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雖獲之
 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獲之也
 易雖遠交近攻之策真有利益於秦澤特
 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雖以離間昭王
 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雖功成
 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盧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辨士也太史公以
 之連傳然雖傾危澤明坦雖率險詭秘危
 人骨肉全然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言
 代雖至其所以告雖者皆消息盈虛之正
 理雖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
 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
 容過雖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奇寵如
 彼免之專寵如得渥之豈酒老久而不知
 止受禍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雎下矣

